

# 志賀直哉小說集

樓適夷等譯

\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)

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\*

字数：153千

开本 33.5''×46'' 1/32 印張3 插頁2

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000

定价(6)0.80元

## 学徒的菩薩

### 1

仙吉是神田一家磅秤鋪里的学徒。

有一次，当淡淡的秋陽，从褪色的藍布簷帘下，靜靜照進鋪前的时候，鋪子里一个顧客也沒有。掌櫃的坐在帳台边懶洋洋地抽着烟卷，对正坐在火鉢边看报纸的小掌櫃說：

“喂，阿幸，是你喜欢的鱒魚上市的时候了。”

“噯。”

“今晚上收了鋪子一起出去吧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在外濠上电车，只消十五分鐘就行啦。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只有那一家的好吃，这附近一帶，可沒有好的。”

“对啦。”

学徒仙吉，正在小掌櫃后面，保持適當距离的地位，兩手插在衣叉里，很恭敬地坐着；他听了他們的談話，心里在想：“啊，他們在談醋魚飯店了。”京桥有一家叫做S的同業，仙吉时常被差到那边去，那家醋魚飯店的地址他是知道的，他只想自己早点升

做伙計，便可以談談這種內行話，自由自在地去作那種點心鋪的顧客。

“聽說與兵衛家的兒子，在松屋百貨公司附近新開了一家，阿幸，你知道麼？”

“啊，我不知道，是什麼地方的松屋百貨公司？”

“我也不大詳細，大概是今川橋的松屋吧。”

“啊，那家也很不錯麼？”

“大家都這麼說。”

“招牌也叫與兵衛麼？”

“不，不知叫什麼，叫什麼屋；聽過忘記了。”

“有名的點心鋪竟這麼多。”仙吉聽着想了。“說是滋味好，畢竟怎樣好法呢？”這樣想着，偷偷地嚥了口水。

## 2

幾天後的傍晚。仙吉被差到京橋的S鋪去，出門的時候，掌櫃給了他來回的電車錢。

從外濠搭電車到鍛冶橋下，他特意繞過醋魚飯店的門口，望望那鋪子門口的布帘，想像掌櫃他們很神氣地撩開布帘走進去的模樣。

這時候他肚子有點餓，油膩膩黃沉沉的鱈魚飯團映到想像的眼中。他想：“能夠吃它一個也好。”一向他常常拿了來回的電車錢，只坐單道；回去的時候就步行；這一次也還剩四個銅子裝在衣袋里鏘琅地響。

“有四個銅子，可以吃一個，但不能說只要一個。”他這樣盤算着，斷了念頭，從店門前走開。

在S鋪办完了事，他拿了一只装着几个小銅砵碼的重沉沉的紙板箱，走出了那家鋪子。

不知被一种什么力量吸引，他又走回到來的那条路上，自然而然地想繞到剛才看到的那家醋魚飯店去，不料却在十字路对角的那条橫街上，忽然發見一个挂着同样招牌名的布帘的賣醋魚飯的攤子；他就呆木木的向那边走去。

### 3

年輕的貴族院議員A，时常在同僚B議員那兒，听說吃醋魚飯团，只有在攤子上用手捏的才有趣味；他就想几时有机会到攤子上去站着吃，便問明了那座最好的攤子。

有一天，天色快黑的时候，A从銀座走过京桥，就順便到那家賣醋魚飯团的攤子边看看。那兒已經站着三个食客，他稍微躊躇了一下，就把腦袋鑽進布帘里去，为着不想挤進站着的人列中去，他就站在布帘底下后一点的地方。

不料旁边來了一个十三四歲的学徒，学徒擦过他身边，挤到他面前的空位里，兩眼忙碌地向排列着五六个魚飯团的木盤子上望。

“沒有紫菜卷的么？”

“啊，今天沒做。”肥胖的攤主人，一边捏着飯团，一边楞着眼向学徒直望。

学徒打定了主意，做出老內行的神气，伸手抓了三个排在一起的鱈魚飯团中的一个，可是当他把手縮回的时候，却不像剛才伸出來时那么神气，不知怎的忽然有点兒迟疑。

“一个得六个銅子啦。”攤主人說了。

学徒突然沉默了，又把那飯团放回木盤上了。

“手里拿过又放下，真討厭。”攤主人說着，把拿过的鱈魚飯团放近自己的手边。

学徒沒有吭声，臉色楞楞地，不知怎样才好；可是一会又鼓起勇气，掉过头向帘外走去了。

“現在醋魚飯也漲价啦，当学徒的人可不容易吃呢。”攤主有点不高兴，这样說着，把一个飯团捏好，就把学徒拿过的一个，丢進自己的嘴里，吃了起來。

#### 4

“你說的那个攤子，我去吃过了。”

“怎样？”

“很不錯。我还看見大家都把手指裝成这模样，把魚肉放在下面，一下子放進嘴里，这样才是內行的吃法么？”

“啊，鱈魚飯团都是这么吃的。”

“为什么把魚肉放在下面？”

“如果魚不新鮮，舌头挨到就馬上明白了。”

“这样說，你的內行也不可靠啦。”A笑了。

于是，A就談起那个学徒來。

“真有点可憐，我真想請他吃一頓。”

“那末你就請他得啦，讓他吃个痛快，一定很高兴呢。”

“他自然高兴，可是我却得冷汗浹背啦。”

“怕人注目，沒有勇气么？”

“不管是不是勇气的問題，不过做不出來，馬上帶他到別的地方去吃一頓，也許还做得到。”

“人就是这样的。”B同意了。

5

在幼稚園念書的兒子，眼看着一天天的長大起來，想从数字上知道他成長的程度，A打算在浴室里預备一只称体重的小磅秤。有一天，他偶然走到神田的仙吉的鋪子里。

仙吉沒注意A，A却是認識仙吉的。

通到鋪子橫头深处去的三和土地上，順次放着七八架从大到小的磅秤。A揀了其中最小的一架，模样跟車站和运貨店里的大磅秤一样，不过小得可爱。他想女人和孩子見了，一定会欢喜。

掌櫃拿了一本老式帳簿說：

“送到什么地方？”

“啊……”A想了一下向仙吉望望。“这位师兄有功夫沒有？”

“呃，空着的……”

“因为有急用，就跟我一起去好么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，那就裝上手車送吧。”

A因为那天沒有請这学徒，今天存心要請他一頓。

“那就請你在这兒留下台甫和府上的地址。”付了錢以后，掌櫃又拿了另一本簿子要他寫。

他楞了一楞，原來他不知道，照規矩，凡是買磅秤的，都要把姓名住址跟磅秤號碼一同登記。請这学徒吃一頓，讓他知道自己的姓名下落，同样有点不好受，沒有办法，想了一想，只得寫了一个假的姓名和地址。



A斟酌着脚步，在前边緩吞吞地走，仙吉拉着裝磅秤的小手車跟在后面，相隔五六丈。

到了一家人力車車行前，A叫仙吉等在外边，自己進去交涉，一会兒磅秤就搬到雇好的人力車上。

“好，你先拉去，車錢到那边拿，我在条子上寫明了。”这样說着A从門口出來，笑着对仙吉說：“你辛苦了，跟我來，請你吃点点心吧。”

仙吉听着这口吻很親切，也很有点难受，总之，他是欢喜了，恭恭敬敬地点了几下头。

面鋪子走过了，魚飯鋪子走过了，鷄鋪子也走过了：“帶我上那兒去哪！”仙吉有点忐忑不安了。走过神田車站的高架電車的旱桥，到松屋百貨公司的橫头，越过電車道，那客人在橫街的一家小醋魚飯店門口站住。

“你等一等，”客人說着先走了進去，仙吉放下了手車的把手，站着等。

一会兒，客人出來，后边跟出一个年輕的气派很好的女老板說：

“請進來。”

“我先走了，你多吃点吧。”这么說着，客人像逃走一般很快地向電車路走去。

仙吉在这鋪子里吃了三客醋魚飯，恰如餓狗上灶，一会兒功夫，吃了个精光。沒有别的客人，女老板故意用屏風遮住了，仙吉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肚子裝了个挺飽。

女老板倒了茶來，笑着說：

“再吃一客吧。”被这么一說，仙吉有点兒臉紅了。

“不，够了。”他把头低下了，站起來准备走。

“下次再來吃吧。付下的錢还多着呢。”

仙吉沉默着。

“你同那先生以前認識么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啊……”女老板这么說着，就对走过來的老板打了个照面。

“这人倒有趣，那末，下次你要不來吃，我們就沒法办啦。”

仙吉把木屐穿上，只是胡乱点头。

## 7

A 別了学徒，心里恰如被人赶着似的，走到了电车道。叫了一輛恰从身边馳过的空汽車，立刻向 B 家开去。

他心中覺得很黯然，自从那天見了这学徒，从心里發生了同情，存心找机会使他滿足一下，而終于在偶然中实现了这个心願。学徒是滿足了，自己总該也滿足吧。使人家喜欢不能算坏事；自己当然應該感到欢喜的。可是为什么，心里却奇怪地覺得黯然，不好受。这是什么緣故，从何而來的呢？好似背着人偷偷地做了坏事一样。

他想：难道是自己覺得自己做了好事，这种特別的意識，却受了本心的批評和嘲諷，所以感到了那种黯然的感覺的么？如果把这件事稍稍看得輕松点兒，也許不算一回事，而自己却在無意的执拗着。可是总而言之，到底并不是干了丢人的事，至少总不該留着不快的感覺吧。



因为预先有过约会，B在家里等着他。到了晚上，乘了B家的汽车，到Y夫人的音乐会上去。

A很晚才回来，自从见了B和听了Y夫人的动人的独唱，他那黯然的心境，几乎已完全治好了。

“那架磅秤真爱人。”果然妻子很喜欢那小磅秤；孩子已经睡了，妻又说了孩子见了是怎样高兴。

“还有，那天在醋鱼饭摊子上见到的学徒，又遇到了呀。”

“喔唷，在哪儿？”

“就是那家磅秤店里的学徒。”

“多巧呀。”

接着A就讲起了怎样请学徒吃鲚鱼，怎样地又觉得心里有些黯然的感觉。

“为什么有这种感觉，这倒怪了。”贤慧的妻子很担心地皱皱眉尖，她好似沉思了一下。“啊，我明白了！”忽然说了：

“那样的事是有的，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，我也有过这种心境的。”

“啊。”

“真有这样的事，B君他怎么说？”

“碰到学徒的事，我没有对B说起。”

“可是那学徒一定很快活的，在无意中大吃一顿，谁都会觉得快活的；就是我也很想吃，这醋鱼饭能打一个电话去叫来么？”

## 8

仙吉拉着空车回到铺子里，他的肚子胀得厉害，肚子挺饱的时候从前也常常有，可是吃这么美味的东西吃得这么饱，却是没

有过的。

他忽然想起几天前在京桥攤子上倒楣的事來。一想起这件事，就想到今天这一頓美味，好像同那次有着联帶关系。他想，也許那客人那天恰巧見到了我。可是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地方呢？这可怪了！而且他今天帶我去的那一家，恰巧就是前几天掌櫃們說的那家。这客人难道連掌櫃的閑談都听到了么？

仙吉愈想愈糊塗了。他决不会想像到A跟B他們，也同掌櫃他們一样，談起那些有名的醋魚飯店的。他想，那次他們的閑談，一定这位客人也知道，所以他今天特地帶我到那兒去。要不然，为什么在这以前，走过好几家同样的鋪子，他却头也沒轉一轉地走过去了。

愈想他愈覺得那客人决不是一个平常的凡人。知道自己在攤子上倒的楣，又知道掌櫃們的閑談，而且看透了自己的心，肯这么請自己大吃一頓，……这畢竟不是凡人能做的事。也許他是菩薩，要不然就是神仙，說不定还是稻荷菩薩<sup>①</sup>哩，他想。

他所以想到稻荷菩薩，因为他有一位伯母，信稻荷菩薩信得發瘋。稻荷菩薩一附到她身上，她就混身發抖，口吐預言，說出在远处所發生的事來。他曾經有一次見到过。說那客人是稻荷菩薩，却似乎太漂亮了一点。但是总之，愈想愈覺得这不是一回平凡的遭逢。

## 9

A的那种黯然的感情，过了几天已消失得無影無踪。可是他

---

① 原文为“稻荷神”，即狐仙。

总觉得再沒有勇气走过神田的那家磅秤鋪門口，而且那家醋魚飯店，也不想再去了。

“这反而好呢，叫到家里來，大家都能吃了。”妻笑了。

可是A沒有笑，他說：

“像我这样窄心眼兒的人，連这么点小事也做不成啦。”

## 10

仙吉愈想愈加忘不了“那位客人”，他是人还是神，現在已不当作問題了。他只是衷心地銘感不忘。

他虽然受了那家店主夫妇再三的叮嚀，却总不想再到那兒去吃醋魚飯了，他不敢再去了。他害怕吃慣了以后沒办法。

当他悲哀，当他苦惱的时候，他总是想着“那个客人”。只有想起他时，心中就感到安慰。他相信，总有一天“那客人”会帶了意外的恩惠到自己面前來的。

作者寫到这兒就擱筆了。原想再寫那学徒为着要知道“那客人”的真相，从掌櫃那兒問了登記的姓名地址，特地跑去一看，这地方并沒有住家，只有一个小小的稻荷庙。把学徒駭呆了。——可是这么一寫，对这学徒未免太殘酷了一点，因此，作者就在上边擱筆了。

1919年12月